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八）2

空！

已经持续两个礼拜了，敌军向市中心，南区滥发炮弹，已不管那儿是居民区，那儿是军事设施。因此，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居民伤亡。我们巷里一位姓李的伯伯，昨天也受到弹片击中身亡，今天又有两位邻居受伤，悲惨的哭声传来，叫人惊惶又难过。不知如何是好？我和母亲弟弟躲在室内防空壕里，只听到父亲刚从外面打听消息回来悄悄地说：“住在巷尾木厂的几个同乡决定明天逃难，告诉我们要不要跟？”

母亲压低声音问：“逃到哪里？我们在内地又没有熟人。”

“听说后方各地的中华总会都设立了难民所，明天我们走到格里安镇再打算。”父亲说。

停了片刻，母亲叹了口气：“不走也不行了，我们连杂粮也快吃完了！”这次逃难终于决定下来。

战火在熊熊燃烧，硝烟浓雾弥漫！

这一夜，我望了望熟睡的弟弟。我这位弟弟比我小9岁，母亲忙不过来时，要我帮忙照顾。父亲和母亲忙着翻箱倒柜，拣些要携带的衣服（好多年没有添衣服，有什么可拣呢？）我替巷里的同伴担心，他们是否也跟着逃难？天色未亮，我们匆忙中填饱肚子，同巷同乡已有人过来催促，好几家汇集在一起，这样乘着战舰上的老爷兵尚在梦中狞笑，大家赶紧上路。父亲扛着旧皮箱，里面装着的除了几件衣服外，还有几件他舍不得放弃的工具。我听父亲昨晚在收拾行李时说：“有了这几件家伙

（工具），跑到哪里都不怕没有饭吃。”母亲则一手牵着弟弟一手拎着包袱。我带干粮，干粮是昨晚煮熟的，加上喝的份量也不轻。一路上，有络绎不绝的逃难者，也有从后方陆续开赴前线的战士，唱着战歌，战歌内容我只听懂两句：

同胞兄弟呀，看一看战场吧

你的战友浴血在祖国的土地上……

## （二） 难忘小镇“格里安”

### 收容难民同胞情

#### 1

我们巷里的一群逃难者，朝着内地的方向走。听大人们说先到格里安镇（Krian），远离炮声再说。格里安镇是什么地方？说要走到天黑才到。我在家乡爬山爬惯，到外婆家也是这么走去，所以走起路来比大人有劲得多。天色渐明，路上皆是逃难者，携家带口，行色慌张，所经过的住家有几处炮弹落下颓垣断壁。更多是紧闭门户，人去楼去。昨天中弹燃烧的建筑仍冒黑烟，烧焦味仍在空气中弥漫，逃避战乱出现在人们的脚步。我也紧跟着，担心掉队走散。上午8点多，敌方少爷兵又开始“上班”了，盲目地打炮，炮弹落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就打霉！回头看，硝烟滚滚，有一处冒烟不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吗？都是平民区呀，少爷兵真是瞎了眼，不然就是昨晚饱醉未醒，怎么可以乱发炮弹，滥杀平民。炮声像鬼哭狼嚎，那些少爷兵就是一群没有人性的狼，冷血的鬼！

走出泗水郊外，炮声渐渐远去。阳光照到身上已感烫热，加上带着沉重行李，汗流浹背，我的脚步越来越沉，连大人们也快走不动了。几个同乡略略商量，合雇了一辆牛车。牛车慢，可舒服多了。在当时来说，已是难得的交通工具。我们到达格里安镇时，天色已暗，灯火已亮。隆隆炮声虽然听不到了，可是小镇的气氛也是一片备战景象。一批批从泗水涌进或路过的难民，一车车从内地驶往泗水战士，他们都是青年人，斗志昂扬，虽然穿着不一样，有像学生有像工人农民，一路上战歌不断，口号不断。

小镇难民所已满，我们被安排在一位陈姓同乡家。屋子很大，是一座古老建筑物。他本是做土产生意的，现在已没有生意可做，自愿腾出地方，算是减轻难民所地方不够的压力。

在当地侨团的主持下，难民所设在中华学校里，还搭起了大厨房，每天有火锅饭供应两餐。“患难见真情”，每当到难民所领取饭菜的时候，当睡在陈厚叔叔供应的床位的时候，才更亲身体会这句话。战火纷飞，落荒落难，是当地社团慈善机构伸出援手，温暖了每个逃难者的心，此情难忘！

我们暂时在格里安这个小镇安顿下来，每天还能从逃出的难民中知道一些泗水的战情。一个礼拜之后，父亲侥幸找到一份工作，是在一个做糕点的福清同侨家中做临时工，帮忙修理木器用具，包两餐，也有工钱。父亲说，糕饼坊的主人，儿子有自己的店，媳妇忙着照顾

两岁大的女儿。糕饼坊只有两个女工，特别是中午糕饼出笼，要招呼10多个糕贩，忙透了。父亲见我空闲，糕饼坊有许多工作适合我做，于是把我也带了去。老板伯伯60岁左右，平头装，慈眉善目，一看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尽管战乱时期原料缺乏，他的糕饼并没有涨价，只是不能多做，而每次糕贩要多领时，他总是细语解释：“不要争，每天有糕点出售就好，面粉和糖都难买到了。”每次忙完，老板伯伯总是送两块糕叫我趁热吃。糕贩中有大人也有年龄像我一样的少年儿童，其中有一个叫沙益的印尼小伙伴，喜欢和我在一起，熟悉了，他怂恿我跟随他一起卖糕，他会帮助我。

老板伯伯知道我也要卖糕，有沙益作伴，于是也分一份给我。我和沙益一样提着竹篮子沿途叫卖，我羞涩的不敢出声，只是静静的跟随。

每次有人买糕，必先照顾我。“你还不习惯，不要紧。”沙益安慰我。

他说：“现在格里安镇有许多不知从哪里调来的军人，驻扎在村公所，也有在边缘空屋里，他的糕点一到就卖光。”一路上，沙益一再问我泗水所看到的战争怎样？敌人发射过来的炮弹多不多？炮弹厉害吗？后来他自豪地告诉我，他父亲和21岁的哥哥都奔赴泗水前线去了。知道沙益的父亲和哥哥就是参加“泗水之战”的战士，我刻意地敬佩地看了看沙益，似乎要在他身上寻觅可敬的共和国独立而战的勇士形象。沙益比我大两岁，高高瘦瘦，黑黑

俊俊，骨架子显得很硬朗；谈话和做事情比年龄成熟得多。他那黑黑很有光泽头发，两道眉毛也黑得很可爱，天生整齐的一排白色牙齿，可是忧忧郁郁总满布在他脸上。

一旦提起他的父亲，沙益脸上的忧郁马上消失，随之而来洋溢着自豪和光荣。他说：“我父亲虽然是农民，小学还没有毕业，但他空闲时喜欢打开收音机，听听新闻，昂格隆音乐，所以他在村里比较活跃。”

“你的父亲真棒（Hebat）”

所以沙益对“泗水之战”格外关心，从各方面打听，看到从泗水送往后方的伤员，总是提心吊胆，默默为他的亲人，为“泗水之战”的勇士们祝愿胜利归来！

沙益告诉我，现在在格里安镇有许多不知从哪里调来的军人，驻扎在村公所，也有在边缘空屋里，他的糕点一到就卖光。我们沿着乡间小路走，走了约15分钟，我们把脚步缓慢下来。沙益指着前面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物说：“那就是村公所，驻有部队，人数不一定，有时只驻扎一两个晚上就开走，又来了另一批。我到这里卖糕就想起我父亲。”我听后“哦”了一声，心里明白，明白中增添了对出征战士们的敬仰。

#### 2

我们走进村公所，我问，“你每天都来吗？”沙益回答：“昨天我到另外一间住有分队的屋子。”

乡下的村公所，建筑简单：前面盖着一座多功能礼堂，礼堂四周不用围墙，只用4条或6